在杀猪盘骗局里，他选择放下“杀猪刀”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焦晶娴

挣扎了59天之后，郝振东终于要逃出一场骗局。和他一起脱险的，还有105个正在这场骗局里挣扎的单身女性。

他首先需要逃出的，是位于缅甸果敢老街一个产业园内的办公楼。办公楼有7层，里面有2000多名骗子操着不同的口音，编织各类电信诈骗骗局。37岁的郝振东是其中之一，他的“公司”在7层，主要“业务”是“杀猪盘”。从河南洛阳来到缅甸后，郝振东度过了一段“颠覆三观”的日子。

他策划好了如何逃出这场骗局。临走前一星期，郝振东从公司服务器偷出105人的潜在受害人名单。他想，就算自己跑不回去，“能救回来几个救几个”。

2月28日晚凌晨3点是计划开始实施的时间。没人注意到郝振东溜出办公室。同事们只知道这个一米八的汉子代号“豹子”，时常沉默，一直开不出单。他们总嘲笑他，“豹哥本命年也赚不到钱啊”。郝振东不理会他们，实在烦了，只说“本命年开单不吉利喽”。

他在等一个时机。3天前，南昌市公安局电诈导调大队大队长陶江江和他定下了出逃日。下楼梯时，他尽力不去想被抓回去的可能。他只知道自己现在“一分钱也不想骗”。

赚快钱

到缅甸的机会是小叔介绍给郝振东的，本来说是当客服。工作第一天，他就发现所谓“客服”，就是“杀猪盘”的操盘手。

在20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里，郝振东被安排进小小的一格，和五六十个同事在社交平台物色有钱的单身女性，通过聊天培养感情后，诱导她们在诈骗平台里投资。不少同事是比他年轻的90后。

郝振东面前是三本写着“土味情话”的话术本，一台电脑一体机，三部新款手机。手机常用的8个社交软件里，他的名字叫“关尾”，帅气的头像和完美的资料全来自一个短视频平台的网红。

到缅甸前，郝振东就知道这份工作可能有法律风险。联系他的“老板”告诉他，做客服和信用卡套现差不多，“打法律的擦边球”。但是，视频聊天里，红艳艳的人民币铺满了“老板”身边的桌子，他动了心。

郝振东知道，“擦边球”意味着“来钱快”。小学毕业后，他修过桥修过车，也开过烧烤摊和超市。他逐渐厌倦给人打工的生活，“可能你干一个工地，干半年一分钱也要不到，很正常。”2004年，他回洛阳学了一年计算机技术，出来自己开了网游代练工作室。家里搞了400多台电脑，用外挂给客户刷游戏金币，“生意”好的时候十几个员工叫他“老板”。

网游代练一个月最多能挣20万元，但网游公司有时会大面积封号。到2014年，他欠下将近200万元的债。妻子带着女儿离开了他。

他迷上赚快钱的感觉。这些年，他干过信用卡套现，也买过彩票，目标是500万元的大奖。“当你尝过肉味儿，还想吃素吗？”

即使近年来网游公司对代练的打击力度加大，他还是不死心地干着代练，一个月几千元的收入离他梦想的“翻盘”差得很远。当小叔把缅甸“老板”介绍给他，并承诺一个月至少赚六七万元，郝振东没有拒绝。

他们是偷渡去缅甸的。当负责带领偷渡的“蛇头”让他们把行李一件件扔进庄稼地，郝振东隐隐感觉这是一条不归路。

蛇头说，他们要爬山进缅甸，随身物品都是累赘。和郝振东一起偷渡的有12个人，他们一路无言。他后来和同事聊天才知道，这些人里，男人被不同老板领去做电信诈骗，女人去各个娱乐场所陪酒。

来缅甸4天后，他熟悉了一系列诈骗流程，提出不想干。老板不让走，除非给钱赎身。第一个月5万元，第二个月7万元，第三个月12万元。没钱只能自己跑，在他之前，3个河南老乡逃跑时误入缅甸军事基地，被流弹击伤。郝振东决定先等一等。

在这里，通过聊天和“客户”建立感情基础的过程叫“养猪”，一般要持续一星期以上。等到关系稳定，“客户”在诱骗下开始往诈骗平台投钱，就可以挥刀“杀猪”。

“养猪”阶段他还没什么负罪感。他把日常“工作”当成普通聊天，再结合自己的真实经历即兴发挥。到了该“杀猪”的日子，郝振东“心态崩了”。他看到自己的第一个客户往平台里充了100元人民币。当天晚上，他跑上无人的天台，用私人微信号给她打电话坦白自己是骗子，自己掏钱把100元转了回去，“我又不是没见过100元”。

女 人

在此之后，郝振东很多次和“客户”聊到诱导投资的阶段，都会趁组长巡逻的间隙打电话向她们坦白身份并道歉，要求对方删掉自己。按照组长要求，他要先和对方营造出“爱情”假象，再告诉她们这场“爱情”的真相，他管这叫“给她们上的一堂课”。

在其中一通电话里，他告诉电话那头的女生：“骗你们感情不重要，这是我作为一个骗子该做的，我不做，就会在这边死，但我不会骗你们钱。你不要再在网上聊天了。”

得知自己差点被骗，有人感谢他的“良心发现”，也有人哭着说“网恋比现实更伤人”，就算是骗局也愿意和他相守。狠心拉黑对方后，他自己也会有些难受，“神仙才没有感情。”

“如果是男的我就骗了”，他能感受到这些毫无保留相信他的女人，对爱情有着极度的渴望，和那些抱着“玩玩”态度、追求肉体刺激的男性不同，“男的被骗一般都是裸聊，不是感情上真的投入，被骗那该他倒霉。”

在寝室，他总听见喝了酒的同事吹牛，说自己今天又“杀了肥猪”，有人最高一单骗过300万元。有的女性“客户”被逼到自杀，同事把这作为炫耀的资本，郝振东心里不是滋味。

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，他有自己的底线。小时候他跟过老家的混混看场子、要账，真要拿刀砍人，他下不去手。“骗女人的钱我会良心不安。”在他的认知里，女性就是“弱势群体”，需要被呵护和关爱。

在郝振东呵护和关爱的对象里，有他10岁女儿的影子。女儿被判给了前妻，郝振东已经4年没见她了。但他不想女儿被别人指着说“你的父亲是个骗子”，也不想女儿长大了会被这些“坏透了”的人骗。

2月28日上午，郝振东到达南伞口岸。

3月22日，郝振东和陶江江在南昌昌北国际机场见面。

郝振东所在产业园内的7层办公楼。

在郝振东接触的“客户”中，有人是第三次碰上“杀猪盘”。第一次被骗几十万元，不甘心，要在网上再找一份“真爱”，结果几十万元又没了。第三次碰见了郝振东，“像这种就是劝不过来了，就算我不骗她，也会有第四个人骗她。”

也有人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他微信上加过四川姑娘李晴，在网上到处找帅气多金的男性谈恋爱。郝振东办公室里三四个同事都盯着她，准备等时机成熟，利用她傍大款的心理实施诈骗。

他曾告诫李晴，“天天在网上钓高富帅，不怕别人骗你吗？”李晴信心满满地回复，“能骗到我的人还没出生呢。”

因为同事还在和李晴联络，他不能直接告知李晴自己是骗子，只能删了她的微信。跑出来后，他从警方那里得知，李晴被同事骗了1.3万元。

他的好意得到过回报。一些被他劝阻的女性帮郝振东报过警，但因为她们没有财物损失，郝振东也不在境内，超出警察管辖范围，她们的尝试全部石沉大海。

他逐渐失去希望。之前老乡逃跑误入军事基地的传闻，还有那些逃跑被抓回来会被卖器官的传言让他不敢轻举妄动。听老板对新来的人说，春节期间所有口岸都会关闭，别想跑回国。他决定等到春节假期后，借一两万元找个带路的“蛇头”，把自己送到边境线上。

既然暂时出不去，郝振东只能按照“公司”规定，每天添加两个网络好友，把她们发展成潜在“客户”，再找机会劝阻对方。

转机出现在郝振东的第六个“客户”——来自江西抚州的杨宇身上。1月28日，44岁的杨宇在社交软件认识了“关尾”。她习惯了不过半个小时就和“关尾”聊上两句，“是我的精神寄托，我把他当知己。”

聊了一个多星期，“关尾”总是故意消失，上线后还用话“怼”她。2月17日，当郝振东说自己是被骗去做“杀猪盘”，杨宇才恍然大悟郝振东之前的异常举动，是想让她厌烦自己。

郝振东事后想起来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“遇到她真是我的幸运，没有人对我这么上心。”杨宇在得知郝振东的处境后，没有把他删掉，而是一直关心他的状态，承诺一定要帮他出来。她说想见“郝振东”而不是“关尾”，视频电话那头的大汉不好意思地露出“真容”，说自己长得丑。杨宇安慰他，“每个人都是漂亮的，最重要的是心地善良。”

2月18日，给抚州市公安局报案后没有得到回复，杨宇没有放弃，通过反电信网络诈骗专线“96110”后，她联系上了南昌市公安局电诈导调大队长陶江江。为了确认对方身份，2月19日，她专门请假开车去南昌，和陶江江见上了面。

两个人合力握住了把郝振东拉出骗局的绳子。

豹 子

除了老板，没人知道郝振东的真实姓名。他给自己起的代号叫“豹子”，豹子狡猾，遇到厉害的对手会逃跑，看见猎物又会以最快速度出击，“是丛林法则里最聪明的动物。”

陌生又凶险的丛林中，“豹子”只能靠伪装存活。

郝振东打字速度快，能同时和十几个人聊天，“聊天效率能抵半组人”。面对老板开不出单的质疑，他挤出憨厚的笑，“越是不懂电脑的人，越容易开单，就像一张白纸您想画啥画啥。我就是一张黑纸，画的太多，思维太多，不好骗人。”

每天午饭后、睡觉前，他都要经受“公司”的集体洗脑。在会上，老板对业绩好的员工大加赞扬，亲手分发塞满现金的大红包。对一直没有业绩的郝振东，则少不了威胁恐吓。

在这里，只要干够两个月，没人会赚不到钱。一些同事会选择用骗来的钱赎身回国，之后对这段经历闭口不提。他不想迈出这一步。

熬不下去的时候，他站在楼顶天台唱《用力活着》。他要堂堂正正活着，“女儿没养大，老人还在家里等着。那些骗来的钱，你好意思给他们花？”

春节放了三天假。郝振东没到赚钱，除夕那晚，一些同事去产业园外的赌场里豪掷千金，他在公司楼下吃了一碗泡面。嗓子眼里是缅北的风，回家的心越来越迫切。

杨宇记得郝振东坦白身份后，每次聊天语气里满是焦灼，业绩压力越来越大。

在联系上陶江江之前，郝振东发给杨宇18个潜在受害者的个人信息，“业务”交流的QQ群里显示，她们近段时间将要被“收割”。之前他不敢随意泄露情报，了解到杨宇是公职人员后，他把名单发给杨宇。杨宇安慰郝振东，她相信好人会有好报。杨宇还逗他说自己是福星，“你沾上我肯定有好运。”

陶江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待。在云南警方的协助下，他们联系上了一名可以带郝振东去边境的线人，确定好了逃跑路线和时间安排。

2月20日，郝振东得知警方将解救他。他本来想再多待几天，多搜集证据“把他们一窝端了”。他试图让朋友给他转寄微型摄像头，以便多拍些照片。邮寄摄像头耗时太长，风险也高，陶江江坚持说“你安全回来才是最重要的”，劝了郝振东好几次，他才放弃。

三人商议下，郝振东用支付宝转给杨宇1000元，让她投进诈骗平台假装“上钩”，以拖延时间、防止老板起疑。

“开单”后需要查看后台信息，这一步骤要经过服务器，郝振东在组长打开服务器时，在一旁记住了密码。临走前一个星期，他每天以加班为由，在办公室坐到凌晨三四点。这是为出逃这天夜不归宿做铺垫，也是为了趁人少的时候潜入服务器，收集潜在受害人名单。

2月28日中午，陶江江收到了那份105人的名单，并通过公安部的全国反诈中心群发送给相关城市的警方，再由当地派出所民警上门核实。一名山东的民警敲开门时，受害人正火急火燎地筹集8.8万元，准备给郝振东的同事转过去。最终，这份名单终止了21个人上当受骗，止损180余万元。

出 逃

在陶江江收到名单的9小时前，郝振东启动了他等待已久的逃亡。缅北的冬天昼夜温差很大，他穿一件薄卫衣、一条牛仔裤，没带外套，以防被怀疑。所有家当和来时一模一样，只少了留在老板手里的身份证。

按照规定，人员出入产业园，门口值班人员必须第一时间通报老板，他无法从正门混出去。郝振东想到了办公楼一楼的“梦都”洗浴中心，洗浴中心的门朝着大街，他准备到时候买通前台，以出去吃早餐为借口逃出去。他在杨宇的配合下开过单，老板对他还算放心，开过单的基本不会逃跑，回去也是诈骗犯，不如靠诈骗赚钱，“他们知道你回去也是一无所有。”

凌晨3点半，郝振东溜进洗浴中心。缅甸当地有宵禁，他关上房间门，疲惫地躺在床上等待早上6点半宵禁结束。

隔壁KTV嘈杂的人声透过门板传进来。当郝振东正在用刷网文强撑困意时，陶江江也一晚没合眼。

他亲口承诺带郝振东回来，不能出一丝差错，“我们是单线联系，他只有我。”陶江江17年的从警生涯里见过形形色色的骗子，也见过不少执迷不悟的受害者，但这是他第一次营救“被骗过去当骗子的热心群众”。他挺紧张，但他要做的是安抚郝振东的紧张情绪。

早上6点半，天刚蒙蒙亮。郝振东跑出门，恐惧和寒冷一起钻进身体，他打了个寒颤。他不敢多做停留，昨晚他从办公楼7层望下去，老板雇的保安在产业园外每5分钟巡逻一次，防止有人违规出入。

线人约在酒房路附近见面，产业园附近没车，郝振东要到在人流量较大的赌场“福利来”旁边打车。平常要走五六分钟的路，他不到一分钟就跑到了。

坐上车，看着缅甸老街在车窗外消失，他在心里想着还是回国好。他答应陶江江，回去后干正经营生，开个电脑店或者宠物店。陶江江掏1万多元，垫付了郝振东后来的住宿和交通费用，“希望这点钱能帮他走入正道。”

解救过程比较顺利。上午10点57分，坐在线人的车上通过三道边防线后，郝振东看到了南伞口岸前飘扬着的五星红旗。连接南伞口岸和缅甸的是一座50米长的桥，他下车和线人挥了挥手，恍惚间就走过了桥，“脚步超轻松”。他在边防的检测站做完核酸检测，检测结果为阴性。之后他住进隔离酒店，开始21天的入境隔离。因为非法偷越国（边）境但没有造成恶劣影响，郝振东缴了4000元罚款。

在酒店，他时不时打开从窝点带出的工作手机，把QQ群里的诈骗信息发给陶江江。一开机，老板的电话和微信里触目惊心的辱骂涌进来，他全部截图，发给陶江江当作“证据”。虽然事后郝振东把那段被困的日子比成“度假”，努力把回忆甩在身后“重新做人”，但在隔离酒店里，他连着做了10天噩梦。梦里他被抓回了缅甸，“死得很惨”。

3月22日，他带着红肿的眼睛和几天没刮的胡子，在机场见到了陶江江和杨宇。那是郝振东第一次见到陶江江，感觉陶江江“瘦瘦高高，光看眼睛就知道很正直”。

郝振东和杨宇也开始了真正的恋爱。杨宇最喜欢吃郝振东做的煎豆腐，两人也在清明节回洛阳见过了家长，说好等结婚证办下来，一定要请“陶大”喝喜酒。“陶大”也千叮咛万嘱咐，“要谈一定要认认真真谈”，让郝振东珍惜这个机会。

回来两个月，郝振东的双下巴没有了，还瘦了10斤。目前他在电子厂当司机，这种跑来跑去的忙碌让他备感亲切。

不过他还是不安分于这份工作。赚钱还是他的首要目标。他瞅准了一个草本减肥项目，已经投了6万元，期望一个月能多挣个两三万元，“风险与利益同在嘛”。

（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）

（文中郝振东、杨宇、李晴为化名）

观象台

我和骗子擦肩而过

□ 尹海月

作为一名记者，我现在还无法相信，在看过同事写的校园贷诈骗、养老金骗局、杀猪盘骗局等各种诈骗案后，我还是差一点被骗钱——当时诈骗已经进行80%，如果不是诈骗者突然中断语音，我的账户余额可能已为“0”。

回想起来，诈骗电话并没什么新意。骗子伪装成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，说我涉及一起天津的洗钱案，让我去位于前门东大街的北京市公安局进行现场核实，并谎称公安局中午11点下班。

如果发生在周末，我或许会对来电更谨慎，但那天是5月的一个工作日，上午9点57分。不知道骗子是否特意选取了这个时间，这时我正在家办公，打车去公安局要花近1个小时，正好赶上那里关门。电话那头的骗子还提醒我，下午他要出警。

骗子自称是警察时，我并没有怀疑，因为他能准确说出我的名字和身份证号。今年上半年，我丢过身份证，接到电话时第一反应是自己信息泄漏，所以被卷入洗钱案。

紧接着，这位“警察”对我展开恐吓。他声称在主犯那里搜到一张登记在我名下的银行卡，主犯口供还提到，银行卡是我生活困难时贩卖给他的，质问我，“这个你怎么解释？你知道贩卖银行卡是违法的吗？”

我辩解称不认识主犯，但他立即打断我，强调银行卡登记在我名下，非法洗钱罪名一旦成立将面临刑罚，再次质问我，“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，你清楚吗？”

我被他说得有些害怕。听出来我语气慌张，他建议我去天津报案，以厘清和洗钱案的关系，并强调两小时内未赶到，天津警方将对我下达“冻结管制令”与“刑事拘留令”。

骗子发来两条诈骗新闻

朝阳区反诈骗中心的短信提醒

恐惧让我没有空余时间思考其中的漏洞，因此，当对方提出可以电话核实时，我立即同意了。我当时不知道，公检法机关不会只通过电话办案。

我后来琢磨，为什么他要说涉及天津洗钱案，而不直接说北京洗钱案，或许是因为外地距离远，多数人赶不过去，电话解决就顺理成章。考虑到人们也有可能先去北京当地公安局进行核实，因此他们提前选好时间，让你在北京也赶不及。

我质疑他的警察身份时，他也以此为借口，说是因为我赶不过去，才提出笔录。我后来才注意到他被质疑时愣了几秒，但是他反应能力很快，立即冷静下来。

在他与所谓天津警方连线时，我的脑袋闪过好几个念头：要不要把这个“不光彩”的事告诉单位，说我下午要去一趟天津，因为我被“警察”通知卷入一起洗钱案，转眼一想，如果能电话解决，谁也不知道发生过这么一件丑事，下午工作还可以照常进行。

正当我思考时，我刚刚缓冲的脑袋又被新的人声打断，几乎只有几秒钟间隙。

接下来，又是新一轮的恐吓。

还是一名男性的声音，听上去比第一个年纪大。他照常询问我基本情况，再次强调，12点前没报案，会下达两个“逮捕令”，说在那张银行卡查到洗钱金额高达50万元，会被处以7年以上有期徒刑，质问我，“明白吗？”

这时我又重新进入他们创造的语境，害怕的感觉再次回来。

询问过程中，他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——反复确认我周围环境。他敏锐地听到我屋里的猫叫声，误以为有个小孩在旁边。确认是宠物后，又问我跟几个人合租，室友在哪里，他们知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。

他还警告我这事不能让其他人知道，就连家人都不可以，恐吓我一旦走露消息，会追究法律责任。

隔绝了室友、家人，接着是隔绝来自互联网的干扰。他以不能泄露消息为由教我如何拦截电话、拦截短信，并打开手机免打扰模式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一关键步骤致使我没有接到北京反诈中心的电话。

我之所以会按照他的步骤操作，一是因为不断的恐吓让我愈加害怕，声音都颤抖起来；二是他在恐吓之余还时而安慰我，让我感觉他心存善意。

我问到为什么别人能以我名义办卡，他也不回避，跟我解释，那些“歹徒”很可能用我的身份证复印件，再克隆一张跟我相符的照片，拿去银行办卡，银行工作人员认不出来。

这些安抚都给了我一种错觉，以为他是在替我解围。我那时感觉自己已成为案板上任人宰割的鱼，命运全仰仗电话那头的“警察”，害怕中又多了一份感激，不知说了几次“懂懂懂”明白明白明白”。

刚加QQ时，他就将“警官证”发给我，我瞥了一眼，有他的照片，编号，姓名，他还主动跟我视频，视频里，骗子穿着警服，跟照片一样，身后还摆放着黑色沙发，所处空间很像派出所的办公室。

但视频只持续2秒就断了。后来民警跟我说，诈骗者可以通过PS，伪造成照片里的人跟我视频。

得知我是记者后，他跟我聊上了，“自个儿是当记者的，还那么粗心大意，往后别将你的身份证信息这么搞了，明白吗？”我提到我们报道过诈骗案，他还发给我两篇诈骗新闻，说这件事情过后也可以替他们报道。

我当时觉得这警察内行。现在想起来，他们很擅长和不同职业的人聊家常，以使对方放下防备，假如我是医生，可能他又会换另一副面孔，聊起现在紧张的医患关系。

那时，距离我接到电话已过去1个小时，我坐在椅子上一动没动，缩在封闭的房间里，又怕又无助。但是对骗子，我已完全放下防备，甚至对他有一丝亲近感。

再次确认我周围没有人后，他终于开始进行下一步，让我下载某款浏览器，打开一个网页核实信息。我看到一个输入案件编号的对话框，用手机截了屏。

就在这时，视频突然断了。

本来我情绪一直紧绷，这停顿再次将我拽回到现实世界，我那时还没反应过来，接连两次给他发视频，无人回应。这时，直觉告诉我不对劲，既然笔录这么着急，这人怎么还能失联呢？

我在手机搜索“×××洗钱案”，看到不少诈骗新闻，点开第一条新闻，发现主人公被骗套路跟我一样。那一瞬间，我的头顶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，彻底清醒，确认自己受骗。

冷静几分钟后，我开始报警。10分钟后，附近派出所的3位民警来到我家门口。中途，骗子又换QQ加我好友，跟我解释，因为发给我两篇有关诈骗的新闻，号码被封。

后来民警解释，可能是他的QQ号被检测到有问题，随之被封锁。

我后来查询同类案件，猜测接下来，他很可能以帮我暂时保管资金的名义，让我输入银行账户和密码，趁机将钱转走。很难说，当时被恐惧支配的我还能保持理性。

警察“砰砰砰”的敲门声响起时，我找借口挂断骗子语音，匆匆套上外套，穿上家居鞋就跟警察走了。

我一路高声跟警察说起诈骗过程，但他们听完很平静，说这种事情很多。我在派出所等待的将近40分钟里，先后又来两人报案，跟我被骗的手法如出一辙，其中一位诈骗者说对方牵扯了广州洗钱案，不过幸好，他们都和我一样没什么经济损失。最后，我把诈骗者的QQ、电话，浏览器链接提供给警方，希望不要有人再中招。

办完所有手续已到下午1点。回家路上，我发现手机停机了。原来，北京反诈中心在12点半左右给我打过电话，电话被拦截后，怕我继续上当受骗，他们将我的手机停机，又通知家人联系我。第二天，我发现，支付宝的付款功能也被停用了。

事后，在跟同事吐槽这次糗事时，大家也想起被诈骗的往事，一位同事曾经被“星探”带去拍模特照，最后对方敲诈她500元。还有一位同事在着急登机时被假冒航空公司的骗子骗走9000元，但这些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

几年过去，骗子也进阶了，手段多样，心理素质过硬。就在我接到诈骗电话当天，一则“反诈宣传员被诈骗18万元”的新闻上了热搜，诈骗者谎称自己是某金融平台的客服，骗她大学时使用过该平台的校园贷，不注销会影响征信。想到大学时曾把身份证借给大学同学，反诈宣传员也上当了。

“我稍微有点迟缓，他就催我说没有时间了，转账的界面会过时的，有一丝丝迟缓就立马催，立马就让转。”这位宣传员感慨骗子深谙心理学。

重新复盘这次被骗过程，我也忍不住感叹诈骗者的狡猾：他们不嫌麻烦，以真警察的口吻和心态，跟我聊天，引诱我入局，加之恐吓、安抚的手段，操纵我的情绪，不留给我丝毫喘息的时间。

这事也不是毫无漏洞。如果接听者真的去公安局，他们就白折腾一遭，但没什么损失，就在我被诈骗前不久，还真有人接到同类型诈骗电话后，从河南跑900多公里去杭州“自首”。

认真想想，我入局的起点，源于我以为自己私人信息泄露。这对每个人来说极有可能发生，我们的信息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落到骗子手中，或许在给别人使用过身份证后，或许在商场门口登记过个人信息后，或许在丢过一次身份证后。

面对无孔不入的诈骗，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有多学法律常识，了解更多诈骗知识。民警后来让我下载“国家反诈中心”的软件，说可以在上面识别陌生号码。

就在写这篇文章过程中，我又接到一个号码有十几位数的陌生电话，又是一个陌生男性的声音，刚问完我名字就突然挂断——大概率又是一个诈骗电话。